周易衍義

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十

元 胡震 撰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者蹇難已散之時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難

之既解不事煩擾尚於寬大簡易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處之若尚有所往當解之事則宜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也夫解之為義有二有運動之規模有安靜之規模難之未解非有運動之規模則不足以致解難之既解非有安靜之規模則不足以處解昔者成湯解夏民之難代虐以寬而萬邦懷武王解商室之難反商由舊而四海清解難而處之以安靜者其治有如

此高祖救秦民於湯火其撥亂反正之功亦高矣天下既定而猶為攻擊之謀是以有白登之辱太宗揭隋民於塗炭其功亦足以揚矣海內已平而猶貪戰伐之功是以有遼東之敗解難而不處以安靜者其禍又如此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以卦德釋卦名而言其動以致解也坎險震動不陷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唯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也故為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以卦變言之則卦自升來

巽之九三入于坤體是入于西南安靜之域坤為衆
朱氏曰蹇難之後人皆厭亂四以平易之道往順乎
衆而衆與之是以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
往有功也皆指九二言也謂無所往而來反乃可以
得中道趨乎安靜也有所往而夙為乃可以成功業
圖其安靜也此以卦變釋卦辭而言靜以處解也程
氏曰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壞而後禍亂生聖人
釋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當正紀綱明法

度追復先代明王之治所謂來復也此天下之吉也
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
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尚有
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
則將復盛事之後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吉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
時大矣哉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
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暢和達則成雷雨雷雨作

則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一瞬息間物之甲坼無不解如此其速者不失時也以卦氣言之解為春分雷始發聲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其卦變為家人其象坎雨震雷雷雨交作萬物解發舒之象其占利安静則吉當往而往亦吉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陰陽和暢敷散而為解此天地之所以解萬物之屯而萬物被其澤也君子體之過輕則釋赦之罪重則寬宥之此君子所以解萬民之屯而民被其澤也蓋赦宥者固難解之後與民更始也難之作皆起於小人所以開其自新之路以解天下之難也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居解之初難既解矣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初六

自處以柔則休息安順而無輕動剛躁之過卑下自
牧而無好高生事之過上應乎剛則無弱柔寡助之
失無昵比柔邪之愆自處安静以休息之上應剛德
以依倚之何咎之有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得其
宜之謂義以柔順如初六應剛如初六剛柔得宜義
无咎也楊氏曰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
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郤
臧宫馬武之請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物三狐卦之三陰黃中色矢直物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蹇難雖解天下小人常衆六五陰柔之君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去小人如田獲三狐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乃貞正而吉也夫物之相資者不可以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以相有

邪佞者中道之蠹也曲學者直道之賊也一邪之種類未絶則前難方解而後難復生矣叔牙既誅若可解魯難矣慶父在季友之掌握而不竄之遠土未幾而復有簒弒之禍欲得黄矢而貞吉可乎五王黜武而興唐若可以解唐之難矣武三思在其刃下而不即置之典憲未幾而反斃於姦惡之手欲得黄矢而貞吉可乎是知邪媚未去則中直之道未有得行者也象曰得中道也謂得中以行正也或曰天下之難

已解小人之焰已灰尚安有三狐之小人乎曰解難
固本於去小人之險然天下之小人已衆其可謂難
解而遂無小人之可險乎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
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失之於逢萌魏武勇
略失之於張遼九二君子其可遽謂難已解而無小
人之可慮耶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鸇並擊一
洗姦邪凶惡而空之此人臣之大節也楊氏曰田者
力而取之也去邪媚不力則雖去必來不直則雖行

必格不中則雖甚必亂力直中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質險詐之極而位乎九二大臣之上何異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逵乎此竊位僣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其致寇也必矣小人竊盜位雖勉為正事而

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夫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一衣服之不稱猶足以致災孰謂小人而可以乘君子之器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璧之不稱猶足以賈禍孰謂小人而可以乘君子之器乎況乘器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君子來朝何以贈之路車乘馬君所賜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人所榮也德不足稱盜斯奪之固其所也以負人而誇乘是履舄之升於冠冕朽木之登於宗廟盲者而用公

輸之尋引贖者而聽師曠之樂器處非其據不亦甚乎有其德而無其器於我何損秉其器而薄其德人其謂我何昔趙高僭秦而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皆亡趙忠張讓擅漢而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象曰亦可醜也負荷之小人而且乘載可醜惡也又誰咎也德不稱而致寇戎無所歸咎也然則人之無媿於君子之器者宜如之何曰必有夫子至聖之德然後無媿於正立執綏之禮必

有仲山甫既明且哲之德然後無媿於鏘鏘喈喈之
美必有韓侯虔恭爾位之德然後無媿簟茀錯衡之
懿不然處非其據國人疾之其禍殆有甚於懿公乘
軒之鶴矣徐氏曰負謂上負九四乘謂下乘九二三
以柔處二剛之中頑然不解故有負且乘致寇至之
象貞固守此豈不吝繫辭夫子釋之曰作易者其知
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慢藏

誨盗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乗致寇至盗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指初與三也四雖陽剛然以陽居陰於正道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解去其初與三之小人然後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夫稂莠之除嘉穀之合也蕭艾之衰蘭芷之集也異類之踈同類之親也遠邪黨則正人親去凶人則吉士合今以剛徤如九四協比大君如九四而下應初陰

如一拇之在足是小人也近比六三如一拇之在手是小人也四於比時能解而去之斥而遠之則陽剛之朋胡為而與我不相信哉象曰未當位也唯其不當位故聖人有此戒於正不足復比小人則與君子之誠有所不至也安能使君子之朋至斯孚乎遂子馮比八人而申叔晦遠之郭子儀信吳曜而僚佐去之此失解拇之義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退也

五居君位為解之主以君子之道而解難雖小人亦信而服之也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此天下之至理也解之六五以柔順而得中以得中而應剛君子之道也以君子之道而解難豈不能斥遠邪黨以寛天下之憂豈不能去斁倫敗法之士以消吾道之禍於斯時也不特抱道之士與我相信其反道敗德者猶信其無私心也不特在位在職

之士與我相信其失位失職者亦信其非濫罰也殆如天地雨露萬物而枯木朽櫟之不被其澤亦信其無偏潤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何也以其足以信服其心也諸葛廢廖立于沒後而反使之垂泣思慕何也以其足以信服其心也故君子有解之道孚于君子未足見其大孚于小人乃足見其大也象曰小人退也小人雖退而有以孚之服其心也雖然燕雀之不可為鳳凰昆蟲之不可為龍龜

固局於氣質之偏而不可變人為萬物之靈其中其秉彛其性命小人與君子其初本一也使小人因其信服之頃悔悟自新未有不可為君子者何苦自賤其貴自賤其天甘為小人而歆羡仰慕君子哉程氏曰君子之所解去者小人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
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公也六三之悖亂
遇上六射而獲之悖亂渙然離散而無餘矣此解之
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嗟夫小人之為害其
與鷹隼無以異也口含王憲手持王爵而冒據天位
之尊者即隼之鷙翮當雲霄也貪而竊祿嗜利無厭
下以擊搏一世之生靈即隼之攫身思狡免也固位
持久窮極不去至於終有永其老姦巨猾之名者即

隼之真骨老崖嶂也其不可以居高位亦猶隼之不可以立高墉隼在高墉盍以弓矢而去之小人在高位盍以直道而去之吁此上六居解之終而有去小人之功其猶射隼于高墉而無不利歟象曰以解悖也隼居高墉是小人在高位而悖亂者也公用射之所以解其悖亂也徐氏曰公五也用謂五用上也隼驚害之物謂三也墉内外之限三所居之地也解之不解者唯三用其所應而解之必矣故曰無不利楊

氏曰當解之時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名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微賤通嫣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亦詳乎繫辭夫子釋之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

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義有克己之義有制物之義損偽而盡誠克己之損也損文而就質制物之損也損偽而盡誠則可以為大善可以絕悔尤可以固守而弗去可以常行而

無害皆損其所當損者也損文而就質則可以抑奢侈之過可以節浮靡之獘可以遏世變之浮可以反誠敬之實是亦損其所當損者也以損而有孚言之是損而至誠順理乃損人欲以復天理自然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以二簋可用享言之則反本從儉損節上素略多儀而崇敬誠雖二簋可交神明不必陳饋八簋每食四簋也雖然損而克己則推之制物皆足以得宜未能克己則推之制物皆有以失其

宜是克己之損與制物之損實一事也噫天一之水用之以潤五穀則為善用之以潰城郭則為惡地二之火用之以烹九鼎則為善用之以焚宮室則為惡大易之損用之於君子則為善用之於小人則為惡自損道之不明於後世於是有窮征極斂損天下以奉一人者矣於是有嚴刑峻法損民命以逞已威者矣於是有峻宇雕墻酒池肉林損民財以供耳目口腹者矣於是有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損民力以事外夷者矣

於是有臧情蕩性損天性以益人偽者矣嗚呼使其知損有孚之吉聞二簋可用享之說則能遏人欲以存天理絶浮華以尚質素豈至於是耶此擇善之不可不精也程氏曰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以卦徳釋卦名義也以兌澤之深而益艮山之高是損下益上之義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亦損下益上之義故云其道上

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而有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夫子以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無别文之與實本相須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

足以薦其誠矣又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所用而用之不可也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楊氏曰其損七其所以損之者一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懲忿窒慾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九二六三之益六四六五上九此損己以益人也六五

虛己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己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損之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所以損者一損之有孚損之不可不誠也然聖人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凶歲不祭肺施

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卦其變為咸卦其象損澤益山有損下益上之象其占元吉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兌澤之深以益艮山之高損之象也君子體之其懲忿也如山之止定而不移而忿怒不行也其窒欲也如澤之窒塞罅漏而嗜慾不流也是亦克己之要道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居下上應
六四之陰四賴初之益者也初乃輟所為之事而速
往以益上无咎之道也然損者人之所難而初又最
下不可過損損之太過則其本傷矣必斟酌其義之
淺深而不失損已益人之道可也夫下之益上如子
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有疾敬趨事之心則可
以无咎有惰慢避事之意則不可以免咎先天下之

事而後一己之事則可以无咎先一己之私而後天下之事則不可以免咎此己事遄往所以无咎也然下之益上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憂國愛君之志固不可緩損己節以媚時君亦非所當為也仗節死義扶衰拯溺之事固不可緩殺身而無益於君損吾道而貪近功亦非所當為也此酌損之而後往乃所以无咎也苟息受獻公不正之托至于身死無名吳起急於立功至於屠其妻子其於酌損之義何如哉遄

往之義勇於衛上者皆可為酌損之義非精於察理者不能為象曰尚合志也與四合志而速往益之乃所以為酌損也程氏曰下之於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又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人過與不及皆不可也魯連卻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損初九之義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以陽剛之賢而應六五柔中之君此亦損下益上也然二以兑説之資而以剛居柔不正以柔説不正之道適所以損之也聖人固戒九二利於貞正以柔説之道而進則凶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夫下之益上於柔邪則宜於自損於剛中則不可自損如其益上而損其剛貞則諛言佞舌諂媚上心柔邪巽説逢迎風旨將何益於君德奔競成風敗壞名教將何益於人心上無道揆自我惑之下無

法守自我倡之將何益於國家如能剛貞自守則以此道而啟沃君心聖德之益也以此道而鎮安社稷國家之益也聖人於九二示勸戒謂之利貞者欲其守正不自損其道以益上也謂之征凶者戒其妄動自損其道而無益於上也象曰中以為志也中以為志則知征凶之戒而弗損益之之義得矣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而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天下無獨立之道亦無不一之理以一友一致一之義也以一友二雜亂之道也乾以動直而下交乎坤坤以動闢而上承乎乾此兩儀之絪緼而致一者也日昱乎晝而資乎月以成其質月昱乎夜而資乎日以發其光此兩曜之交而致一者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此剛柔之相應而致一者也曾謂人道匹配可得而三之耶所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亦致一之義也自此義不明於天下君臣之間至有一國三公而名政出多門之禍夫婦之間至有娣媵爭寵而致嫡庶爭立之禍是皆不知致一之道也今損之為卦下體為乾是三人同行也而乃損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三以一陰而應乎陽上以一陽而應乎陰是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三而損一以

其雜亂而不專也一而得友以其專一而不分也象曰三則疑也一人行而得一人是得友也三人行則疑於與是宜損一人也嗚呼天下致一之理自陰陽兩者之外不可以有加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此二而一者之本原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翕而萬物成此二而一者之功用茍知兩之為致一則知三之不得不損矣繫辭夫子釋此爻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陽剛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
自損以從陽剛也損不善以從善也故曰損其疾人
之損過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夫人心之病不
知其幾也有所謂忿懥之疾有所謂憂患之疾有是
疾而速損之可也如曰今日不治而有待於明日是
猶戴盈之知非義而請輕之以待來年齊王好貨好

色終其身不見其有瘳亦可哀也已嗚呼悠悠之害道也久矣聖如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賢如顔子不曰無過而曰不貳過勇如子路不曰無過而曰聞過則喜此皆有喜而无咎也使齊宣王戴盈之速損其疾則其為成湯為顔路也孰禦象曰亦可喜也无疾上也有疾而喜之亦其次也徐氏曰柔過為疾悠悠之類是也才柔者往往怠於為善初剛在下亦難於益已苟非自損其過自治其私汲汲然以好善

求益為心則應者緩而益者寡也能无咎乎凡言有喜有慶者皆内外相應之情也南軒曰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之亦過也酌損之弗損益之言不過損也三人行損一人損其疾皆理之所當損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或益之者言益之者不一也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十朋元龜也國之大寶六五柔順中正虛已以

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或益之者非一人也十朋之龜亦協從故元吉夫損之六五以柔中之德當損之時是能謙虛以下人也是能柔順以從善也是能脩已而從陽剛之輔者也由是勇者效其力智者效其謀近者通其明遠者獻厥聰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乎上其曰或益之者謂益之以衆知所以見人心之從矣天下之以心感者既服協助矣鬼神之以氣感者豈不叶助乎合而言之有天下之

益斯有元龜之吉無天下之益者亦無元龜之吉矣
嗚呼詢謀僉同虞書可以知鬼神之必依卿庶皆從
洪範可以知龜筮之協從泰誓之協卜必決諸同心
同德之衆大誥之并吉必先之以十夫予翼之助吾
固謂人心旣從鬼神未有不從者也象曰自上祐也
言自上天而降之福祐也楊氏曰一人益之十人朋
而從之龜筮亦從而弗違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其
所以為大吉而自天祐之歟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

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貞則吉而利有攸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曰得臣無家得人心歸服無有遠近內外之限夫堯舜之博

施濟衆與僑之乘輿濟人其事同也而鄭政不得班
帝朝何也武王之散財散粟與梁王之移民移粟其
事同也而梁德不足以侔周德何也蓋无所損而益
人者其惠廣有所損而益人者其惠狹古人之與後
世其事業不同抑以此而不同歟使聖人必待自損
以益民是由以一炬之火而照萬里之晦以一危之
水而填萬仞之淵四方萬里羣黎百姓安能周徧而
無遺乎今損之上六所以无咎所以貞吉所以

利有攸往得臣無家咎有得乎惠而不費之義上六之弗損益之不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象曰大得志也言弗損益之有是四者之效是大得行其志也雖然所謂弗損而益之果何道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不待解衣而衣帛已足以益天下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不待推食而穀粟已足以益天下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不待損吾心之理而自有以益人心之理也有以惠民而無傷惠之過則其无咎者此道也

立中正之法而不離乎善亦此道也助徹之法可通
萬世所以利有攸往此道也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所以得臣無家亦此道也則弗損益之之說其聖
人治平天下之大法乎上之人欲行弗損益之之道
盡於井田學校而追思焉雖然好行小惠而不明大
體者固不可與語弗損益之之義若夫當損而不損
則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老弱轉于溝壑而倉廩實則
又有悖於損上益下之義而為聖經之罪人也程氏

曰以陽剛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陽剛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而往則有益矣在上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之無有内外故曰得臣無家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為義有履常之義有濟變之義可以履常而不可以濟變者非益之義蓋義者天理之公人事之宜益之所以為利者亦義焉而已耳非計功謀利之私

也非利家利國之陋也約己厚下而有以富天下屈己利民而有以厚民心忘我為民而有以濟世難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卦體卦才釋卦名義也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損上益下也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是自上下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自然民說之無疆自上而降已以下下之賢自然其道大光顯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以卦體釋卦辭也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

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故利有攸往可以常行者無非理義之當然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以卦象釋卦辭也震巽為木木主仁益之道可以濟險難扶顛危震木動於下巽木動而順於工順理而利涉大川亦無非仁道之流行耳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又即卦德卦體以贊卦義之大也無疆以悠久言無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凡益之

道當適乎時也程氏曰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無有疆限也天地之益無窮者理而已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此卦其變為恒卦其象風雷有相益之象其占利於處常應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則風雷之勢交相助益發生之功又足益物所以為益之象君子體之遷善改

過所以求益於己也閩義不能徙雖曰見善無益也不善不能改雖曰知過無益也君子體風之巽入而入于正道所以必遷于善也體雷之震動而動其悔心所以必改其過也其所以益己者自盡如此則推之益物亦自此而推之耳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吉是事咎是道理初九當損上益下之時在下為四

所任而作大故必大善而後无咎夫成大履者非小材之所能支鎔大器者非小範之所能成君子著大有為之設施必著大有為之抱負立大事而恃區區之小智小善非惟不足以立事而過咎或由之而致矣初九震動雖居下無位上有正應動而有為者也然動而為天地立極必有參天地之大善斯可也動而為生民立命必善足以普民生可也動而為往聖繼絶學必真足以傳聖人之大道則无咎孔子孟子

雖不得位六經之書七篇之訓立萬世之標準植綱
常於千古其功反有大於帝王之君臣者亦以大善
而已耳此初九之利用為大作必元吉而後无咎也
象曰下不厚事也在下者本不當處重大之事所以
大作必元吉乃能无咎耳程氏曰在下者不能有為
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
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
須所為大善而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在己者當

之為勝任自無過咎也伊周以之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德足以受幽明之益其身守之則有正己之善其君用之則有格天之善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而當受益之時虛中無我中正無偏於人心則樂告之以善道於鬼神則樂告之以福祐反之吾身其正道可以終身而不渝正論可以終身而不變正行可以終身

而不悖謂之永貞吉者此也何也幽明之所以不違者理而吾身守之又焉有不吉乎一日君用我耶則其德足以共天位其才足以治天職其功足以共天禄以之享帝而可協吉也何也幽明之不能異者理耳用之享帝又安有不吉德在六二永貞而吉也王用六二享而吉也一貫之妙人即神也神即我也我即天地混融乎一天理之妙耳象曰自外來也言皆自外而益之也程氏曰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

也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衆人所是理之至當至是人朋而益之龜亦不能違也然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二之虛中而能貞固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焉有不通乎求益於人焉有不應乎損六五以柔居剛故曰元吉益六二以柔居柔故戒以永貞吉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楊氏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六二虛中有受則或人益之人朋益之龜亦弗違而益之為

吾王所用與之享上帝天而天亦益之以吉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此言益道用之於患難之時而無過者不外乎有孚中行告公三者而已夫無難則信有難則詐無難則正有難則邪無難則守禮有難則擅權此習俗之常情也今益之六三居下之上處震動之極不中不正又居多凶之地而六三乃欲益民於多凶之際欲其

无咎不亦難乎使其以詭道而無愛民之誠雖一匡
天下不能無欺偽之咎使其勇往而乏中和之道雖
天下可均非所以為中庸使其專意為民而不稟達
於君上則忠自己出而非所以宣布君德今六二果
於救民勇於濟難而无咎者正以孚誠而無矯偽之
失中行而無過正之失告公而無專僭之失也象曰
固有之也謂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雖然有孚而
不中行則誠非所當誠中行而不告公用圭則中非

其所中告公用圭而不中行則所以通其上者或非
其道中行而不有孚則所謂中行者或不得其實三
者之事反復言之實則一理也朱氏曰救焚拯溺果
於益可也然非有誠心愛民見信於上中道而行亦
不可圭者通信之物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
也
三四皆不得中故以中行為戒六四以益下為心而

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古者建國有不便於民則視民利用遷然必有所依以立國依謂近五也以益下為任而合於中道以此告上無不從以此順動無不利也益民之事自狂者行之則亢言激論而無優游巽入之辭勇往直前而無相時度力之慮固不足以益下自狷者行之則迂濶緩慢而不足轉移上心畏怯苟安而不足以成就大業亦不足以益下唯中行之士所以告公者必具告之以避險趨易之說

告之以均田制禄之說告之以易地便民之說嘉謀
嘉猷真足以入上聽而利用為依遷國也如此象曰
以益志也以其有益於天下之志告於公也程氏曰
六四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
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
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
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昔者
盤庚三遷亦順民而動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陽實在中有孚之象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中正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不問而元吉可知夫上帝降衷生民秉彛實理所在非惟君有之民亦有之上智有之下愚亦有之以吾之有覺彼之有機動籟鳴何有一之間斷君以至誠益

下之心而臨乎下先之也民以至誠懷德之心而順乎上應之也上之施益元吉之效固勿問之矣下之懷德其為吉也亦在茲象曰言勿問元吉而大得志則元吉可知也蔡氏曰心二也惠順也我以有孚而順二之心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有不待形諸言語而獲元吉也二亦以有孚而順吾之德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楊氏曰益之九五二帝三王之事也損六五言益不言損損之至也

益九五言惠不言益益之盛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无恒者无厭之求人弗與也獨倡莫和是偏辭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曰或擊之或字衆无定主之辭非但一人擊之也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凡厥有生同得天地之氣以為性故雖堯舜未

常無人心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故雖桀紂未嘗無
道心但人心生於形氣故私欲易流而易危道心隱
於人心故妙理難見而甚微唯精以察之而明人心
道心之别一以守之而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人心
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如是則立心有恒一人
之心可以貫千萬人之心也使其私意交營莫有定主
蔽於私心而不能益人汨於利心而反求損下以益
已則物我相形攻之者至矣程氏曰利者衆人之所

同欲苟公其心不失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切好利專於自私求自益必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莫肯益之有或擊奪之者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也象曰偏辭也又曰自外來也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所以争之者至矣唯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朱氏曰人道彼我相益而後安莫

益之有我而已一偏之辭不知道之大全也繫辭夫
子釋此爻曰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
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
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
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者決也以五陽決去一陰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去小人當顯明之於公朝以正其罪故曰揚于王庭又當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

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自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攸往也皆聖人設戒之辭夫以公道而去小人此不易之說也然以公道而去小人亦有濟不濟者焉孔子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以公道也舜去四凶于聚衆之朝以公道也其行誠利矣以裴度而斥皇甫之姦邪其說非不公也而反為皇甫逢吉所擠張九齡指牛仙客之目不知書非不公也而反獲荆州之貶豈去小人者公道不足恃耶亦所

以行公道者有不可以直遂也夬之君臣其必揚小人之罪于王庭若曰上六陰柔邪説非帝王之佐而冒處諸賢之上是猶以履加冠以足加首此誠天地鬼神之所不祐四海萬方之所不與不去之則道化何以宣明風俗何以移易人心何以復治也揚于王庭者以此然小人既在高位豈無私人故舊之在朝而不可盡去者乎防慮之周尚庶幾焉樞機不密階之為禍於是至誠命衆而以危道防之告於其國而

不以兵革之威脅治之乃可以得行其夬之道也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此釋卦名而賛卦之德也健而能説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謂一小人居衆君子之上陰而乘陽非理之甚人誰不知宜顯揚其罪于朝庭所以示公道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孚誠以合衆危厲以知戒其危乃光大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專尚威武不主中道則所尚乃至窮極也利有攸往剛

長乃終也一陰决去即為純陽乃剛長之終也合而言之揚于王庭始之以公道也孚號至即戎行公道之事也利有攸往行公道之效也徐氏曰君子之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無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去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董氏曰孚號有厲合開口處便須有劒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説但使功過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朱氏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其危猶曰其亡

所謂與衆棄之則決小人之道光矣若隱其誅如唐去李輔國則不光矣傳曰無瑕者乃能戮人舜脩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羡自治也故曰告自邑決小人不能揚于王庭孚大號于以藉戎兵以清君側猶鑿木去蠹薰社逐鼠豈夬之尚哉此卦其變為剝卦其象五陽去一陰夬決之象其占利有攸往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雨澤上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衆流有潰決之象君子

體之觀澤決於上而流注於下德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若決而散則不可以畜矣故以此施祿則可以此居德則忌程氏曰忌防也謂安處其德約立防禁則无潰散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夫天下有時中之理正邪有迭勝之事不思我之勢如何

而冒然亟欲去其竊位者不思彼之得時者何如而奮然欲斥其得時者鮮有不受其咎況小人之勝君子其心險於山川其忌毒於豺狼其謀深於坑穽吾而危言正論彼可以責直而譏我吾而明道正誼彼可以傲世而斥我吾而薦揚正士彼可以朋黨而籠我初九以陽剛而居在下之位又居夬決之時任壯前進是壯于前趾也然以初言之則居下而无位无位則无時也无位无時而勇於前進其能必勝乎要

必自反而縮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斯可不為正道之累不為陰邪之所中也雖然客計陰謀以制小人之弊養驕縱傲以待小人之敗君子固无是心居潛龍勿用之時欲遽遂其風虎雲龍之志亦君子所不為也象曰往不勝也勢不能勝而且往宜有咎也楊氏曰不勝在往前宜其有咎為初六謀者唯充吾剛德養吾正氣守吾正道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吾道未可期如欲平治天下也小人豈能與君子對敵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當夬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緃莫夜有戎亦可勿憂恤也夫不自安者足以享天下之安不自逸者足以享天下之逸今夬之時九二剛健得中志得意行何不可者猶且惕厲號呼戒内戒外者何也誠以隱謀隱計伏藏不露小人之陷穽也憸儔私黨同惡相濟小人之裨援也讒言姦舌巧計中傷小人之鋒刃也使君子自謂力

量足以勝之氣餒足以爍之而内無戒心外無戒備則莫夜之變必有出於吾之所不料者矣此吾道之所以不可忘戒備而戒備之志乃安逸之所萃也象曰得中道也莫夜有戎者不測之變也二之惕厲而戒於内號呼以戒於外无事則不忘戒有事則不必憂乃得中道也嗚呼虞朝去四凶必曰警戒無虞周公兼戎狄必曰徹桑土於未雨者其以此歟朱氏曰小人知將亡其姦必乘人之疑以相恐動楊氏曰九

二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與小人本皆人耳其正邪之判特判於心術之微君子悞與小人合何世無之特不終其過而能去其係累之私則其凶可吉其汙可潔其晦可明也以岳之賢而薦崇伯以旦之聖而使管叔以樂正子之

學古道而從王驩以孔明復漢之忠而信馬謖不拒絕之反壯其名位不鄙夷之反壯其志謀或以之敗績或以之生變或以之而見排於師門或以之而見負於敵國是皆君子之過耳然天下後世不以晉明其姦邪而不惑之也終能裁制情愛而不累之也頑為在上之物者上六是也陽為上六之應九三是也諸陽方同力而去上六九三乃與之為正應是以陽剛而壯助上六之陰柔以君子而壯小人其凶也不待

言然三君子也二小人也三陽剛也上陰柔也三若能果決而又決不係於私愛則始雖合於上六為其所汙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有慍終能決去小人則亦可以補過而无咎也象曰終无咎也是知應小人則有咎絶小人則无咎也劉氏曰有慍也自是不能堪正如顔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牽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
矣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
並進於下勢不得安如臀无膚也欲行則居柔失其
剛壯不能強壯故其行次且也若不與衆陽並進而
安出其後如牽羊然則可以亡其悔然居不當位柔
不能克己雖聞牽羊之義亦不信也象曰位不當也
又曰聰不明也始以位不當言責之也終以聰不明

言惜之也噫以小人之陰邪而陷於人欲之深者固
不足道以九四稟剛健之氣與君子同類而同去小
人乃不中不正如此憚於聽言倦於改過又如此是
此身已陷於小人之域也豈不甚可念耶是知君子
決小人固聖經之所望君子而近小人尤聖經之所
深戒也九三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
獨无咎者九四闕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何也九
三以陽居陽得其正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馬齒莧曝之難乾感隂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與上六切近隂者陽所説雖
感於隂而決斷之易如莧陸然則於中行无過咎矣
夫至易去者小人至難去者亦小人過於急遽則激
變而致小人之亂過於因循則畜養而固小人之勢
過寛則巽懦不威而不足以聳姦邪之懼心過猛則
暴戾無親而失國家之大體是去小人者其勢雖易

揆之義理則未容以易言也夬之九五以莧陸夬夬言之又以中行无咎言之君子之去小人不以振蕩排擊之為可喜而以周密詳悉之為可貴不以威命明赫者為可嘉而以施行之中節者為可尚是以古人去上位之臣以不廉廢者姑曰簠簋不飭以汙穢淫亂廢者姑曰帷薄不修以罷軟廢者姑曰下官不職又反而求之必使吾之施為舉措無一悖理斥黜之中溫厚具焉韜晦之表威嚴肅焉大中之理毫釐不過

必如是而後无忝於莧陸之夬夬也象曰中未光也謂其比陰柔而中未光大故戒之也楊氏曰唯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豈足以為光大乎九五以之象曰中未光事雖

正而意有所係各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凡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便未得全美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
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
凶也夫聖人之於天下其善善長其惡惡短未嘗不
欲小人皆化為君子今夬之上六居五陽之上其位
甚高而播其惡於天下其權甚重而流其毒於萬姓

於此時而有所號呼是誠如飛廉之惡而武王不得而赦之如管蔡之惡周公不得而親之如少正卯之罪孔子不得而進之也悲哉上六之窮聖人雖有愛[illegible]亦末如之何也已矣終不可長也无所號咷[illegible]然則上六一爻其小人之藥石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耳程氏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所以亡也

周易衍義卷十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